

DIANCHI WENXUEJIANG ZUOPIN DUBEN

滇池文学
奖作品

读本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美术出版社

《滇池》文学杂志作品精选丛书（2004—2014）

The DianChi Library Magazine Carefully Chose Series



滇池文学奖作品读本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美术出版社

《滇池》文学杂志作品精选丛书（2004—2014）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滇池文学奖作品读本 / 张庆国主编. -- 昆明 : 云南美术出版社, 2014.11
(《滇池》文学杂志作品精选丛书. 2004~2014)
ISBN 978-7-5489-1778-6

I. ①滇… II. ①张…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作品综合集—云南省 IV. ①I218.7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71571号

责任编辑: 连小楠 郑涵匀
装帧设计: 《滇池》文学杂志图书策划出版工作室
责任校对: 李家源 张京宁

《滇池》文学杂志作品精选丛书 (2004-2014)
张庆国 主编

- 滇池文学奖作品读本 张庆国 主编
- 昆明小说读本 张庆国 主编
- 昆明诗歌读本 张庆国 主编

出版发行: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美术出版社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印 装: 云南省人大办公厅印刷厂

开 本: 1/16 787×1092

印 张: 20.9

字 数: 363千字

印 数: 1~3000

版 次: 2014年11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89-1778-6

全套定价: 68.00元

目 录

(获奖作品选, 以获奖时间为序)

第二届滇池文学奖

逃兵王甫(短篇小说)/黎小鸣/2

第三届滇池文学奖

夜行的火车(组诗)/冉冉/14

走过歌声飘落的地方(中篇小说)/胡学文/22

苦主(短篇小说)/黄尧/60

第四届滇池文学奖

建水小记(散文)/于坚/86

伤害(中篇小说)/王祥夫/94

沿铁路向前走(中篇小说)/徐则臣/122

烟农(中篇小说)/杨继平/142

第五届滇池文学奖

沉河的诗(组诗)/沉河/172

随笔一组(随笔)/任洋/182

矿葬(短篇小说)/陈川/202

第六届滇池文学奖

星期五下午4点34分（短篇小说）/陈鹏/222

周达观和《真腊风土记》（散文）/陈慧/236

徒举袖衣的诗（诗歌）/徒举袖衣/246

第七届滇池文学奖

像鸟一样飞翔（短篇小说）/李浩/260

鲁布革的诗（诗歌）/鲁布革/268

第八届滇池文学奖

外人（中篇小说）/何鸟/278

人类的孩子（组诗）/聂勒/300

失落的忧伤（散文）/吴寅菁/306

第九届滇池文学奖

铁柔的诗（诗歌）/铁柔/314

你得赔我田（短篇小说）/杨友泉/322

简介：

黎小鸣，作家，现居昆明。

第二届滇池文学奖



黎小鸣

授奖辞：

（本届滇池文学奖尚未实行授奖辞制）

逃兵王甫

短篇小说

黎小鸣

王甫的耳际一直鸣响着让人心惊胆战的喊杀声和粗重的喘息声。还有拼杀之后留下的他们绝望也让别人绝望的呻吟声……敌兵在闷声哼叫，这些狗日的疼死也不叫唤，算他们有种。反而是国军兄弟的呻吟与喊叫声很大。在自己兄弟面前，喊几声痛也没什么。很多重伤的兄弟反正是要死了。难道要死了的人喊几声痛也不行么？

走在五月的阳光下，王甫的神情有些恍惚。他对其他几个弟兄越来越说得愤怒而刻毒的对话听而不闻。自从把几个伤兵送到野战医院踏上归途之后，这几个兄弟就把他们对连长的怨愤由心里挂到嘴巴上来了。太阳一晒，身上的武器越来越沉重了，大家边骂边擦汗。王甫擦了一把额头的汗珠，他感觉到那汗珠即将窜进眉毛里去了，一擦，痒酥酥的感觉变成了热烘烘的沉闷。五月的高黎贡山四处都郁郁葱葱，沿路都有些开垦种植过又荒芜了的山地，在山林灌木丛中开阔成一片长满杂草和野花的空旷和凄凉。远处的山洼里有几只巨大的核桃树，围住了一户人家，一只布谷鸟的叫声从那里传来。

王甫想你们在这里骂有什么用？连长也听不见。搜索连在腾冲大尖山莽地坪打的是场奇怪的阻击战。自当兵以来，王甫还没有打过这样的仗。连长肯定是疯了。搜索连里多半是老兵，他们的意思是连长以前从不这样指挥战斗。老子们打的是阻击战，又不是短兵相接，何必要跟日本人拼刺刀？现在，那些老兵们在干什么？……那时候，他们伏在那片莽地里。鬼子上来了，三八大盖都上了刺刀。连长有命令，谁也不准开枪。王甫上刺刀的时候，发现自己的手抖得厉害。班长就伏在王甫的旁边。王甫听到班长噢一声吐了半截叼在嘴巴里咀嚼的那根草，然后背上就被班长那热烘烘的大手拍了两下。班长的手发烫。王甫蓦然觉得自己的心已经安定了下来。

鬼子的头盔在太阳底下闪着幽灵一样的光芒。那光芒在朝山顶上逼近。

王甫想连长为什么不准开枪呢？现在打，走在前面的这几个肯定早趴下了。再扔几颗手榴弹，不把鬼子连身上那些鼓鼓囊囊的什么水壶、小钢锅之

类都一齐炸上天才是怪事。

拼就拼吧，怕我个吊怕！他只好不断自己鼓励自己。大家都站起来的时候，王甫也站了起来。连长那声“杀”的怪叫喊过之后，班长就在他前面扑出去了。这时候，王甫已经想不起来，他是怎么扑出去的。他看见班长迎向了两个小鬼子，于是他也跟着扑出去接下了一个。那家伙个子跟王甫差不多一样高。两个人猫着腰对峙着，都在寻找突刺的机会。这时候恐惧忽然都没有了。来不及想。互相盯着的两个人的目的都很明显，要把对方消灭掉。杀死——就用那柄插在枪尖上的刺刀把对方杀死。其实，人怎么能随时都做到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呢？看着天上明晃晃的太阳，王甫想，一拼起来，别的全忘了。至于会不会被别人偷袭，那简直全靠运气呢。排长高玉功被那两个小鬼子一人一刀戳在肚子上，他当然只能丢了自己的枪抓住敌人的枪管朝外推，别让那两个狞笑着的家伙再朝肚子里戳。排长的枪戳在一个小鬼子的身上了，那小鬼子的枪又戳在了一个兄弟的身上。这一切，王甫和那个跟自己对峙着的小鬼子都注意到了。恐惧和急切都同时在王甫的心里点着起来，他想冲过去救排长。小鬼子可能看出了他的意图，于是对他盯得更紧。是区光来冲过去了。他乘机把自己的刺刀插进了枪管被排长左手抓住的那个鬼子的右边腹部，他伸脚蹬在鬼子身上，把刺刀拔了出来。区光来来不及横过枪尖在朝前刺另一个鬼子，顺势一枪托砸在了被排长右手抓住了枪管的那个鬼子的脸上。

那五个人就这样一串地倒下了。

王甫松了口气，凝神对付跟自己对峙的这个鬼子。王甫看出这个家伙有点慌了。其实那不是个破绽。王甫在把重心朝左脚上移的瞬间，他就朝他左肋下刺来。他当然不知道王甫的腿功是全连最好的。王甫右脚飞出，正好踢在了鬼子的枪管上，顺势转身，背靠着来不及收枪的鬼子，枪托使足了劲砸在了鬼子的腰下。

倒下去，就全都死啦。全都死了，两个国军兄弟，三个鬼子。

一群鸟从他们走过的路上空飞过来，然后斜到前面的山头上消失了。王甫心里留下了一群鸟飞过的痕迹。一团云涌过来遮住了太阳。说不定又要下雨了。这高黎贡山的雨，说来就来。那几个人大约骂累了，一个个阴沉着脸疲惫着身子走路。连长是个莽汉。王甫看着变幻不定的云层想，何必一定要拼刺刀？阻击战，把他们打倒在阵地前，别让他们去增援南斋公房就是了。机枪、步枪、手榴弹是干什么用的？

大家在那莽地里拼命。发出的是嘶吼声、喘息声、呻吟声和金属清脆的响声。竟然没有人开枪。小鬼子当然也没开枪。大伙都杀红了眼了。小鬼子

久战不退，直到作为预备队的骑兵排挥着马刀冲下来，砍翻了几个，鬼子这才退了下去。小鬼子也一枪未发。

满地都是奇形怪状的死尸和满地翻滚的伤兵。其中自然也有日本人的伤兵，小狗日的，疼得脸都扭曲了也一声不吭。反而是几个受伤的国军兄弟忍受不住疼痛而在大声呻吟喊叫。王甫虚脱了一般坐在地上一动不动，恍惚间他听到连长大吼了一声：不准叫！疼得死吗？没出息、没骨气的些东西。

小鬼子的伤兵一声不叫，连长就不准自己的兄弟喊叫。连长是跟日本人耗上、拼上了，从心底下。这拼的不仅是刺刀，也是心劲。连长把这莽地坪变成了古代战场。犯得着吗？我们打的是阻击战。即使因为我们是匆匆赶来来不及挖掩体，一阵机枪、步枪、手榴弹打过去，肯定也不会死那么多弟兄。这几个兄弟骂的就是这个。

连长命令他们几个抬伤员到野战医院，于是，王甫他们就出现在这里了。

其他几个人显然是决定做什么事了，他们的神态大致相似。他们要干什么？

那个叫张德彪的在朝王甫吼：你走不走？

走？去哪儿？王甫吃了一惊。

狗日的胆都吓破了，瞧他那熊样！旁边一个兄弟冷冷地说。

老子已经拼过命了，让杂种连长自己跟鬼子拼去，老子回家去了。张德彪瞪着王甫说了一句，又朝高黎贡山的青山碧树说了两句，仿佛要让这青山碧树为他做证似的。

回家去？王甫又吃了一惊。

走吧，别管他了。那个兄弟的话音刚落，几个人忽然几个箭步窜了出去，不一会就消失在杂树林里了。刷拉刷拉的响声逐渐融合到山林的声音里，遥远得再也找寻不着。王甫怔怔地在那山间小道上站着，仿佛一棵孤零零的小杂木。他突然感到尿急，于是掏出家伙撒了泡尿。这当中，一只小野蜂围着他噢噢嗡嗡地转了两圈飞走了。王甫打了个寒噤，一阵轻松。他们回家去，我也回家去算了吧，王甫想。他朝大尖山方向看了一眼，这时候，鬼子们说不定又端着三八大盖围向那片莽地了。王甫的心像被刚才那只野蜂刺了一下，蓦然生出种肿胀感。他觉得自己此刻急需一种东西将自己掩藏起来，遮盖起来，消失在那青天白日之下。于是，他头一低也窜进了那片茂密的杂木林。

天黑了，王甫坐在一棵松树下歇息。他小腿在打颤，酸疼的感觉从脚踵一直延续到大腿上来。一个下午的一路狂奔，已经使他筋疲力尽了。水壶里还有一点水，他喘息着喝了一口，然后等待着自己把压迫着肺部的那些浊气

喘完。狗日的些跑得比兔子它爹还快。下意识里，王甫还是想追上这些兄弟。他没想到这些家伙说跑就跑，把他孤零零丢在那山间小道上，太不顾兄弟情分了，再怎么，那也是出生入死了一场的兄弟呢。不过，几个人一起跑，目标太大。54军在怒江上游，53军在打南斋公房，11集团军在打龙陵。要回家就只能从11集团军和53军结合部的缝隙中渡过怒江，然后一直向东走。怒江那是什么样的江啊，水那么湍急，峡谷那么幽深。一想到怒江，王甫心里就发怵。仿佛怒江水就在自己心里翻腾，直让他眩晕。王甫闭目镇静了一阵，这才睁眼看黑下来了了的夜空。密密麻麻的星星把整个天空照耀得一片灿烂，天空就更显得幽深。那幽深处仿佛又藏着无数的秘密。总会有渡江的办法的，王甫安慰自己说。

手榴弹已经丢弃了，子弹袋还挂着，枪也还在自己脚边躺着。口袋里还有点干粮。王甫伸手摸出来，早就碎了。棒子面馍馍，云南人叫粑粑，这也许叫苞谷粑粑，肯定不叫棒子面粑粑。王甫心底漾起点笑意，觉得这些称呼很滑稽。王甫撮着三个手指，小心翼翼地捏了一块放进嘴巴去，舌头一裹，玉米面馍馍迅速散开，味觉立刻被玉米的香甜味弥漫着。这得在口腔里用唾液弄潮湿了才咽得下去。吃第二口他已经感到咽得艰难了。第三口，他只好用水壶里剩下的最后那点和着把苞谷粑粑咽了下去。

王甫遥望着东方。此刻，东方只是绵延的群山和群山之上的一片天空。家，只在他的记忆里。王甫的家是片到处是桑树的乡间。他的家就在一片桑园里。每到夏天，桑园也像这高黎贡山的林海一样能掩映着他的劳作与游戏。小时候，听惯了桑园里的蝉声。这寒意逼人的夜晚自然不会有蝉。但夜鸟和小虫子的声音让他仿佛置身在桑园里了。那时候，他每天干活回家就喜欢扯着嗓子喊：妈，我肚子饿了！而母亲也总是会说：好啦，好啦，我炒菜就吃饭了。

好啦，好啦，我炒菜就吃饭了。母亲的声音仿佛又在他耳际响起。王甫艰难地咽了口口水。苞谷粑粑已经吃完了，可肚子还在饿。这么晚了，不可能再找到东西吃了。王甫遥望着漫天星星，只觉得枪炮声依然隆隆在响。这松树下可不是过夜的地方，他只想越跑得远越好，这样就远远地逃离枪炮声了。所以天黑了也没在意找过夜的地方。王甫提着枪朝前走，隐隐看到一个悬崖。果然悬崖边就有个可以容身的洞穴。至少，这里可以遮风。王甫警觉地听听四周的动静，这才抱着枪靠石壁坐下了。枪抱在怀里，他脸贴着冰凉的枪管，仿佛把一个军人的荣誉和耻辱都抱在了怀里，同时也觉得自己抱住了自己的生命。这让王甫觉得安心。王甫就这样散乱而迷茫地进入了梦乡。

劳顿不堪的王甫出现在一户孤零零的农家小院外面时，已经是他们逃亡

的第四天中午了。由于饥饿，王甫双眼直冒金星，虚脱的感觉使他动辄一身冷汗。高黎贡山麓的灌木丛和荒坡上可难找到什么吃的。他遥望着沿路所见的坝子里、山洼处的村庄，但不敢贸然闯进去。曾经有几只野兔从他身前跑过，他也不敢开枪射击。滇西的反攻战才刚开始，日军还在调兵遣将企图顽抗。到处都是杀红了眼的国军和日军。王甫不断喃喃告诫自己说，要往南，往南才走得出来53军的包围圈，也才走得出来军法执行总监部的审判。沿路上，只要碰到能吃的他都拿来朝嘴巴里放。第三天下午，他已经第一百次想到要把手中的枪和身上的子弹袋抛弃了。可他还是一直把枪提在手上。黄昏时候，跨那条并不怎么宽的山涧，他竟然一头绊倒在水中了。枪已经落入水里，也就没有必要再捡起来了，他想。既然枪已经不要了，那还挂着子弹袋干吗？身上只剩下个军用水壶了，王甫顿时觉得轻松了很多，但那种轻飘飘虚浮的感觉却使他的心直往心灵的底部的深渊沉：现在，自己是个很彻底的逃兵了。

丢了枪，反正我就再也不是个士兵了。王甫安慰着自己。只有身上的衣服，是无法抹去的中国士兵的标记。于是王甫决定找一套老百姓的衣服穿上。饥饿和疲惫，已经使王甫摇摇欲坠。家的想象已经模糊。母亲吃饭了的呼唤渺远得细如游丝。

周围是片稻田，像一道碧色的宽大台阶。王甫警觉地看看周围的动静，然后爬上围墙边的那棵桃树朝院子里看。王甫看见一个四五岁的孩子坐在堂屋前的台阶上吃饭。她每朝嘴巴里扒一口饭，就有些饭粒掉在地上，因此就有一群鸡在她脚边抢啄。一见食物，王甫的胃就开始痉挛，满院子都是他双眼闪出来的金星。小女孩已经看见围墙上探头探脑的王甫了。于是瞪着一双大大的黑眼睛吃惊地看着他。那只大红公鸡觊觎已久，此时终于得逞了，它头一偏，朝小女孩碗里猛地一啄又倏地缩回头，小女孩的饭碗就掉在地上了，鸡群发出一阵欢快的骚动，于是频频点头啄食。小女孩忽然妈地叫了一声，跑进一道门去了。王甫看着满地可以吃的食物，忽然双眼一黑，就从那桃树上掉了下来。

好了，好了，小伙子，老太太说，你几天没吃饭，再吃胀死掉呢。

王甫知道这个道理。其实早就在用这个道理告诫自己了。但看着那半甑子大米掺杂了一些苞谷的饭，还有桌上的一碗汤，他怎么也克制不住自己要把这些食物全部吞食进胃里的欲望。其实老太太这样说的时候，他已经撑得难受了。王甫又吃完一碗。王甫打了一个饱嗝，那只伸向放在饭甑子里的小木勺的手在颤抖。他的脸抽搐了一下，好像很费力似地才把那只手缩了回来。他朝老太太仔细地打量了一眼，这才注意到屋子里的所有人：小女孩就坐在他

对面，大睁着眼睛注视着他的一举一动。看来，从他坐下来吃饭开始，她就在那里盯着他看了。说话的老太太就坐在她旁边，一只满是皱纹的手抚在小女孩的肩膀上。灶门旁边还有一个20多岁的女人坐着，看来这就是小女孩的妈妈，手里还抱着个吃奶的孩子。

你要去哪里？老太太说。

我想回家。王甫犹豫了一阵，在看出她们确实没有什么恶意之后，老实地回答道。

回家？仗打完了？老太太非常惊奇的样子，又说，我儿子怎么还回不来？

你儿子也当兵吗？王甫心不在焉地问道。面对这个跟自己的母亲非常相似的女人，王甫把自己放得很松。是的，现在他什么都不想做了，也懒得说话，只想好好地不受打扰地睡一觉。

老太太摇摇头说，他帮国军背粮食抬人去了。张问德，张县长征民夫，他背粮食抬伤兵去了。难道仗打完了？老太太又急切地问了一句。

王甫吃了一惊，这才想起老太太刚才的问题，仗打完了？当然没有。王甫蓦然想起了自己的处境，于是，眼神重新变得恍惚而茫然。他想说他是从日本人那里逃出来的。可他蠕动着嘴唇就是吐不出这几个音来。他感觉到自己在摇头，于是只好说，没有，没有。这恶仗才开始呢。

年轻女人拉着小女孩出去了。老太太站起来走两步又退两步，东张西望着好像面对一片凌乱景象无从下手收拾。她终于先拾起了王甫刚才吃饭的那个粗陶瓷碗，开始收拾饭桌。然后又舀了盆水开始洗碗。王甫感觉到全身酸疼，双眼也胀疼得只想闭上以后沉沉睡去。老太太在洗筷子，她把筷子在盆里搓得唰啦啦怪响。他们都明白了，王甫是从战场上逃下来的。

王甫感到自己正陷进彻底的孤寂中，并越陷越深。在一片无地自容的绝望里，他感到有几双沉默的眼睛在燃烧着他作为军人的耻辱，这让他的脸发热。王甫跌跌绊绊地朝大门外走去。就在他站在门外的路口权衡着不知道朝哪里走的时候，老太太追了出来，朝他怀里塞了一包东西。老太太指着一条稻田埂说，从那条路走，顺着走就到怒江边了。要翻那座大山。你要小心些，那路上经常有日本人过。回家吧，你妈肯定也在牵挂着你呢。

自当兵以来，王甫再也没听到过这样母亲一般的关切的话。老太太肯定不知道他心里现在有多难受。可自己毕竟是个逃兵。老太太眼神里流露的，是母亲的关爱。王甫忽然朝老太太扑通一声跪下了，倒把老太太吓了一跳。他朝老太太叩了个头，然后头也不回地走了。

现在，王甫忽然真切地感觉到连长也是条汉子了。不知道他是从哪个

鬼子手里夺来的一柄日本军刀，血红着眼睛左砍右杀。在他刀下丧命的小鬼子不下一个班了。那股劲是什么时候较上了的？当然应该是小鬼子的第一次试探性进攻。那时候，小鬼子走得很慢。他们爬那片莽地很小心，人散得很开，谁都没开枪。实际上，每个兄弟都在仔细地瞄准着一个目标。他们走得很近了，互相都看到了对方。连长依然没有下开枪的命令。忽然，王甫惊奇地看见连长站了起来，还缓缓把手中的手枪放进了枪套里。日本兵的指挥官本来在三四个士兵后面，这时也缓缓地迈步到前面来了。两个人互相盯着。王甫觉得空气已经凝固了。两边的士兵都停止了一切动作，静静地看着两个指挥官。

王甫看不到连长的眼神，但日本指挥官的眼神却看得很清楚：那是一种认真的、冰冷的、毫不畏惧的，也是骄横狂妄的眼神。

一只飞鸟忽然在他们的头顶上叫了一声。声音很是凄厉。随着鸟鸣的消逝，空气又重新凝固了。王甫只觉得心在狂跳。士兵的激情就在两个指挥官的对峙中被挑逗了起来，兴奋了起来。于是，两个指挥官的较劲，就变成全体士兵的较劲了。连长的手伸向身后，他的勤务兵就给他递了一支上了刺刀的步枪。连长掂了掂步枪的分量，于是双手紧握住了。弟兄们都一个接一个缓缓站了起来。随着连长“杀啊”的一声怪叫，两边的人就厮杀在了一起。

古代战场的场景，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国人抗日的这个战场上重演了一回。

王甫感觉到的是后怕。鬼子败退下去了，地上是伤兵。耳际是他们凄惨的呻吟长嚎。有枪不准开，有弹不准投，一律拼刺刀。而日本人竟然也同样有枪不开，有炮不放。几番冲锋都是爬到国军的阵地上，与那些早已经杀红了眼睛的中国士兵厮杀一阵，留下些尸体，然后败下阵去。

这争的是口什么气？

王甫觉得自己无法想清楚这个问题，于是小心翼翼地默默朝前走。这时候，他已经从一条小路转到一条大路上了。大路不安全。但他不知道小路通向哪里，他就只能依照太阳的方位沿着大路走。前面的树林里有群乌鸦在起起落落着聒噪不止，那地方肯定有死人或者死牛死马死走兽。王甫并不害怕死人。到他们去送伤员为止，大尖山阵地上的300多号弟兄已经死了大半了。王甫所经历的最后一次拼杀前，就是伏在死人堆里的。经过树林时，王甫还是被那惨绝人寰的景象吓得目瞪口呆了。从衣服还辨别得出，这些都是些国军兄弟。一颗头颅用一柄匕首钉在松树上悬着。另外几具尸体既不是枪打死的也不是刀杀死的，而是用锯子解的。锯子还丢在那里，

上面是已经干了变得乌黑的血迹。一具尸体从腰部锯断成了两半截，一具从胯间往上锯到脖子处。捆在松树上的那个，头垂在胸口，仿佛在寻找被锯断丢在地上的四肢……

恐惧使王甫呼吸短促，透不过气来。他哇一声怪叫，转身就跑。嗓子在痒，肠胃在翻。树木从他身边呼呼退去。跑得上气不接下气了，王甫就跪在地上垂头干呕。绝望的情绪在心底下弥漫，升腾。内心那些隐隐的不安和逃亡的耻辱一齐膨胀起来，使他觉得自己很像是一具肿胀的尸体。悔恨变成了绝望。王甫想，把中午吃进去的那些饭吐出来可能就好过些了。于是伸手朝喉咙里抠。呕了好半天，王甫什么都没吐出来，反而把自己折腾得精疲力竭了，于是王甫就势躺在了地上。地上的松叶非常柔软。这些松树一律笔直地高耸如天。蓝天清亮着，被变化无穷的云分割成牵连着的无数小块。他的手摸到了怀里的那个包，那是老太太送给他的，柔柔的，肯定是食物。王甫想我已经不再需要食物了。他把那个包摸出来，挥着肘关节随手把它丢了去。

我已经死了。真的死了么？肯定已经死了。

这想法让王甫得到了莫大的安慰。

反正已经死了，管他什么战争，老太太，被锯断的兄弟，逃兵，连长……想到连长，王甫心里顿了顿。王甫永远也不会知道，等到运输连赶到大尖山增援时，除了几个逃兵，搜索连只剩下13个人了。他们的连长高玉功在运输连众多士兵的睽睽注目之中，抱着这个阵亡的兄弟大哭一阵，又抱着那个阵亡的兄弟长嚎几声，最后就举枪自尽了。他把子弹打进了太阳穴。

这时候，王甫想象自己阵亡的活动已经结束，记忆里的桑园忽然变得异常清晰。母亲的笑脸仿佛一根救命的稻草，从未像现在这样使他感动。王甫想，反正我已经死了，我还是回家去吧。想到回家，食物自然不能少。王甫像一个受尽了委屈的孩子，匆匆起身去捡那包被他丢弃了的食物。他发现那是三个饭团。

王甫转过身，蓦然发现三个黑洞洞的枪口正指着他们。三个目光阴鸷的日本兵缓缓从树林里走出来。王甫仿佛被他们的目光强拖着，只好举着双手一步一步地朝他们的枪口挪去。

一袋沉重的大米压在王甫的肩膀上，脚下的土地厚得无边无际。王甫觉得自己再也无法走完回到五月肯定已经是一片绿荫的桑园的路程了，自己再也无法回到母亲的视野。左肩膀在发麻，于是他把米口袋挪到右肩膀上来。缓了一缓，屁股上早挨了一脚。再不多迈一步，肯定还要挨一枪托。王甫借势朝前跨了两大步稳住身子。回头看，踢他的那个小胡子鬼子果然已经举起

了枪托。小胡子鬼子见王甫逃得这样快，反而得意地笑起来。

这是日军的一支小运输部队，大约二三十人押着四五十个中国人朝高黎贡山上送粮。南斋公房是日军的大据点，肯定还没拿下来，说不定这粮食就是朝那里送的。王甫想说不定连长他们还在大尖山上拼刺刀呢。沿路上王甫都在寻找逃跑的机会，可日本人防范极严。抓他的那三个日本兵在前面当尖兵，后面有五个压阵。中间三个，其中一个大个子肩上是一挺歪把子机枪。日本兵把运粮的中国人隔断成了几伙，但相距都不过十米。一看到枪，王甫的心就在痛。一个士兵丢了枪，那他就什么都不是了。自己的那柄刺刀上沾了五个日本兵的血。那天他刺倒了第一个，接着冲过来的是个瘦高个。他挺枪直刺小腹。防下刺。两人的枪一碰，王甫就知道他的膂力没自己大。王甫朝外使劲一拨枪，瘦高个朝一边闪了一步，侧面就暴露了。王甫很轻松就把自己的匕首插进了瘦高个的肚子。王甫这时候的回忆充满着报复的快感。那个日本伤兵躺在地上起不来了，却哇哇怪叫着推着长枪戳在他旁边拼杀的国军兄弟的脚。王甫一刺刀插进了这个伤兵的背。枪拔不出来了，只好脚蹬在他背上拔，王甫立刻就感觉到了那个鬼子最后的抽搐。那热乎乎抽搐的感觉传到王甫的后脑勺上来，使他既恐惧、激动，又紧张、畅快。

山越爬越高，路也就越走越险。鬼子在向北行。这粮食不是送南斋公房就是送南斋公房的外围据点的。王甫已经看见他们是怎么对付走不动的人的了：一刀戳去，再补上一刀，然后把那个人背的粮食袋子加到另一个他们认为比较强壮的人身上。肩膀上的米袋子越来越沉，山路变得无尽头地漫长。后面又传来一声惨叫，不知道是什么人，肯定又被戳倒在那里了。王甫想我现在已经变成一匹驮运粮食的马，不，一头驴了。王甫知道了，他不管怎么逃亡，也逃不出高黎贡山，逃不出这场战争去。

枪声是在这支疲惫不堪的运粮队伍经过那片山洼时突然响起来的。鬼子遽然遭到伏击，纷纷卧倒仓皇应战。

听到第一声枪响，王甫条件反射一般丢下米口袋就势卧倒，待看清了枪响的方向才迅速挪过身子把头伏在了米口袋后面。枪声之外，他也听到子弹噗噗地钻进那柔软的泥土的声音。被逼着来运送粮食的老百姓则早乱成了一团，有的惊慌失措在那里团团转，乱跑的则在纷纷倒下。也不知是被日本人击中的还是被伏击者击中的。

看来，伏击部队人数也不是很多，枪声并不稠密。这二三十个小鬼子，因为有两挺机枪，抵抗颇为有效。王甫看到那个大个子机枪手藏身在一个树桩后面从容不迫地对着山顶上点射。

四散开的鬼子正在悄然向机枪手靠拢。

一个矮个子日本兵忽然扑过来，并朝王甫狠狠地踢了一脚。这一脚踢在王甫腰上。王甫滚了一个骨碌疼得差点背过气去。矮个日本兵是要把王甫踢开侵占王甫的掩体。他迅速卧倒伏在王甫背的米口袋后面，把米口袋当掩蔽不停地朝山上射击。小鬼子腰间的匕首顶在地上，柄手朝天立着，在王甫眼中显得那么突兀，那么刺眼。

枪声紧一阵疏一阵。不断听到有人被击中之后发出恐怖的惊叫声、痛苦的呻吟声。

狗日的是存心把我一脚踢死！王甫痛苦地扭动着腰绝望地想。

疼痛逐渐减弱。王甫一手护着腰朝天上看，天上的那片白云软绵绵地飘动着，不时被风撕得条条缕缕。跑到哪儿都跑不出战争，王甫想着，缓缓地侧着脸看看两边的动静。忽然，他看见一条身影遽然跃起，扑向了一个卧在地上的鬼子。那身影赫然就是在他前面逃走的张德彪。王甫紧张地抬起头，注视着两个人在地上滚动着搏斗。伏在米口袋后面的鬼子也在注视着搏斗的两个人。他忽然转过枪口朝翻在上面来的人开了一枪。躺在地上的两个人马上就不动了。从衣服上看，上面这个人就是张德彪。王甫看见张德彪背上渐渐被血浸湿了。王甫痛苦地闭上了眼睛。我一路走来，怎么从来没碰上他，王甫有些遗憾。过了一阵，下面的那个日本兵依然没有动静，看来也死了。离这么近，这一枪肯定把两个人一起打穿了。

逃兵张德彪，到底也还是个军人。狗日的张德彪肯定是活不了啦。王甫看着天上飘荡的云，听着刺耳的枪声，眼睛里渗出了一串泪水，沿着眼角向耳际流，耳际渐渐就响起了连长的喊杀声——“杀”。

王甫先慢慢翻过身子，脸朝下伏了一阵，在确信没人注意自己的时候，忽然双手一撑乘势跃起。扑下去的过程中，一只手已经伸向了鬼子腰间的匕首。这矮个子日本兵怪叫了一声，就在王甫手里的匕首深插下去的搅动里断了气。王甫把鬼子的枪架在鬼子的屁股上，朝不远处的高个子机枪手放了一枪。机枪声顿时停了。

这里的机枪声一停，山上的枪声顿时密集起来。

王甫左窜右跳着向机枪奔去。子弹噗、噗、噗地追着他。王甫看见有两个鬼子也在奔向机枪。王甫一个鱼跃终于把机枪抢在了手里，可就在他跃起的瞬间，他感到右腿一阵钻心的剧痛。欲抢机枪的两个鬼子只有三四米远了，王甫一扣扳机，其中一个竟栽倒到他脚边来了。另一个倒在地上，也不知是死是活。王甫也来不及管他了，伏在地上朝鬼子连连射击。鬼子们顿时乱了

阵脚，既要还击伏击者，又要对付阵地上忽然朝自己人乱打的机枪。这时候，到有一半的鬼子在集中朝王甫射击呢。

山上的伏击部队乘势发起了冲锋。

王甫前面和侧面的鬼子都被他手中的机枪打得抬不了头了。于是，王甫成了大半鬼子射击的目标。王甫的前面有鬼子，但他后面和侧面也有鬼子。王甫想我的机枪可以对付前面的鬼子，可对付不了我身后的鬼子。鬼子的子弹一颗接一颗地射进了他的背部，王甫扑倒在了机枪上双手死死抓紧机枪，生怕再被鬼子抢了去。最后的刹那，王甫听到的依然是战场上稠密的枪声和手榴弹的爆炸声。伏击部队虽然冲锋受阻，但丝毫没有要放弃的意思。

生命正在远离王甫的身体而去。他们不会知道我是谁。这想法既让王甫觉得遗憾，又让他感到安慰。

机枪声忽然重新响起来。那个鬼子由于掰不开王甫握紧机枪的手，就挥刀砍断了王甫的手掌又削去了王甫的手指。王甫看到这个打红了眼的小鬼子竟然毫不掩藏自己地站着让机枪在他手中欢快地抖动着吐出子弹，拼命想从他手中夺回机枪。可他的努力对这个小鬼子毫无影响。王甫蓦然发现自己变成了天上飘动的一片云或者一块弥漫着森林气息的空气，早已经变得柔弱无力甚至无形无影了。王甫不禁悠长地叹息了一声。他只能像个在桑树林边上悠闲地负手看人采桑的老人，仔细地注视每一颗射向鬼子的子弹，为打偏了的遗憾，为打中了的高兴。

这时候，一种他不明白的力量正在不由分说地牵引他向他不知道的某个地方飘去。王甫拼命抗拒着，就像球迷在急切地期盼着他心中的英雄将那粒足球踢进对方的球门。当他看到一颗闪光的金属笔直地朝这个张狂的小鬼子胸部射去时，王甫一喜，默然停止了这种对他来说其实是徒劳的对那种牵引的抗拒。

逃兵王甫就从滇西这片森林莽莽、大江滔滔的苍茫而厚重的大地上完全消失了。

(2004年第2期)